

领略中国传统红木家具文化魅力

——2015洛杉矶艺术博览会红木展圆桌对话摘录

1月14日至18日,第20届洛杉矶艺术博览会在美国洛杉矶会展中心举行。在文化部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办、洛杉矶艺博会组委会官方授权的中国国家展登上了世界艺术舞台。洛杉矶艺博会创办于1995年,发展至今,已成为美国西部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博览会。本届洛杉矶艺博会上,中国红木家具的代表苏作和京作首次受邀参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红木家具向世界展示了精工细作、源远流长的家具文化魅力。同时,以“中国传统红木家具的文化魅力”为主题的红木展圆桌对话在洛杉矶举行,本报摘录嘉宾发言,以飨读者。

守住民族文化的本质属性

中国红木家具文化研究院院长 濮安国

中国传统家具蕴积着中国生活和文明物化的意识形态,这些由中国人创造、发明、世代相传的事物,其内容和形式的民族性已是中华民族不可损失的财富,需要永远沿着我们民族发展的轨迹,去发扬光大。沙发、圣台、刀叉……是西方生活方式及社会文明的产物,我们可以吸收这些西方物质文化中不同的精华。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途径,洋为中用一直没有停止过。所以,中国传统家具的未来,只有不断地继承民族家具的母体,保持中国家具民族文化的本质属性,才能培育出更多具有创造性的新时代家

具。在新的一年里,我深信并期盼,为实现中国梦的中国家具设计师们,一定会创造出“新中式”家具,让中国传统红木家具的文化国粹,历久弥新,千古长青。

每当我们翻开中国家具的历史长卷,无论是漆木家具、细木家具以及延续发展的红木家具,其独特的物质形态、造型式样和装饰意匠,自始至终充满着鲜明的民族性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在人类造物史上赢得了民族化的价值。

如唐宋至明清以来的中国圈椅,至今依旧吸引着全世界许多著名家具设计师,他们通过无数次的探索

和实践,企求以崭新的创造形象,来展示人类造物活动的差异。但那依然是“圈椅”灵魂散发的精、气、神,仍旧彰显着无限的生机和张力,闪烁着永恒的美妙光辉。当代意大利家具设计大师汉斯也只能自叹不如,把他新设计的“圈椅”命名为“中国椅子”。这应该是中国家具独自占据的至高地位和品质,这也是中国传统家具智慧闪烁的辉煌。它更是中国人生活的一种象征,以及精神的一种形态。可见,我们需要让中国家具继续焕发出永不熄灭的民族情怀,体现“坐如钟、站如松”的生命尊严。

京作硬木家具:从宫廷走出来的贵族

京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传承人 种桂友

在中国五六百年的硬木家具制作历史中,形成了很多做工流派,其中主要是苏作、广作、京作三大流派。产生于东南沿海地区的苏作、广作硬木家具形成时间较早,到了明代永乐年间,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北移,北京故宫建筑群的逐渐建成,一批苏作、广作硬木家具制作工匠应邀进京,经过近百年的交流融合,到明代后期就开始形成了既有苏作、广作韵味,又具有独特风格的京作硬木家具。

京作明式家具在结构上吸收了苏作硬木家具绝大部分的结构特点,又依据实际情况对一些结构进行了

优化处理,使之更加合理、牢固,这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对椅子后腿与面边、档头之间结构的改进。

在家具的体量方面,京作明式硬木家具参照了广作硬木家具的一些形制,对家具的体量、部件的断面规格做出了适当放大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京作明式硬木家具通过嫁接的方法,在对广作硬木家具成功减肥瘦身的同时,又把苏作硬木家具由“小家碧玉”的江南美女培养成了雍容华贵的“大家闺秀”。

清代中期以前,京作清式硬木家具丰富了明式家具表面的雕刻纹饰,

同时还吸收了一些西洋图案,使家具的气度、雕刻的寓意、佛学的理念、大国的风范在家具上都体现。到了清代晚期,由于国力衰退,清宫造办处的大批工匠流向民间,在北京南城的金鱼池、东晓市一带创立了几十家硬木桌椅铺,京作硬木家具开始了与社会上更加广阔的顾客群相结合,去寻求继续发展的途径。此后,京作硬木家具这种只为宫廷、贵族服务的产品与社会层面的富裕阶层联系起来,成为了一种高品质生活的体现,京作硬木家具也从此被人们广泛熟知。

明式家具:恰到好处的文雅

中国红木家具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高峰

中国明式家具是在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们的意匠和倡导下,发展创新的成果。它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的民族文化传统,而且表现出了崭新的文人化的时代特征,在人类加工创造的物质形态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对明式家具文化气质的感受,可以用一个“雅”字来概括。雅是一种高尚而非平庸的审美趣味,是中国古代文人才情、人格的表达。明式家具的

风格特色正是这种超凡脱俗的意旨在家具体物化的结果。因此,几百年来,明式家具获得了让世人长久的赞叹和崇尚。

仔细观察每一件明式家具,有的在质朴的外表下,却让人体会到优美材质更带来的自然舒心;有的在简练的造型中,让人感受到文人心机的浸润;高超技艺下的凹凸线条,犹如流动的中国古典音乐一般,悠扬起伏,婉转动人;良材

精工配以精美绝伦的木雕点缀装饰,展现着东方古老国度的文化语言。

对明式家具的艺术品质不获得素雅、清雅或文雅、典雅的审美感受,无论是案、桌、椅、凳、架,每种家具结构、造型、装饰都恰到好处,不事雕琢,至善至美,由此而产生了灵动简约、材美工巧的审美效果。在品鉴中似乎找到了一种现代人向往已久的对中国文化的心灵回归。

红木家具的生命长度

北京元盛隆家具责任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岩松

红木主要来源于东南亚,少数种来源于非洲和南美洲。红木的特点主要是木材有颜色,大致有红色、黑色、桔黄色等几种,纹理好看,气密度大,油性好,木材微香对人体有益。由于木材的坚硬,历经上千年也不会腐烂,所以可以制作复杂的连接结构,千百年流传,形成中国特有的红木文化。

红木文化分为两种,一种是五六千年来形成的加工制作的工艺文化,另一种是红木承载的人文意蕴。制作工艺文化的核心是榫卯结构,是世界大文化

中的木作艺术瑰宝,是中国古建筑以及古典家具的精髓。另外在木材的选材制材和烘干以及后期处理等方面也有先人留下的很多宝贵经验,同时还有随着社会进步不断产生的加工工具以及加工设备,都对红木的制作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都是制作工艺文化不可缺少的因素,也是家具能历经千百年的基础。

红木成材需要上百年,所以不能粗制滥造浪费资源。红木具有坚硬的特性,在连接位置做出合理的榫卯相互连

接,相互照应,以人的智慧和材料的特点,形成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物与物平衡以及象征富贵的红木文化。红木文化贯穿于五六千年中国建筑文化和家居文化之中,而榫卯结构则是红木文化的核心,虽然看不见但它决定了家具是否能长久使用。加工时的结构和工艺就决定了红木家具的生命长度,有好结构的家具,即使胶性过了也不会散架,这样的家具就能留住并传承下去了。传承的时间越长,越有文化价值。

静观默照 无言之美

——品读杨连升作品



杨连升
陈立红

追求中有两种最高精神境界:一是以动追动,用胸中激烈的情感融化对象;二是以静制静,以宁静的心灵去映照飞跃的生命。两者之中,杨连升作品更接近后者。“静”是审美感知中一个丰富的片刻和观照永恒的瞬间。这一瞬间是专注的神情、悠远的情怀、细微的体味和从容的感知的统一。“动”是生命之动,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是超越性的象外之象,是一种深沉拙朴的精神张力。艺术家在进入审美活动之前需去物去我,躁归于静。

恽南田说:“离山乃见山,执水岂见水。”当物象从现实移出之时,艺术家与现实之间便形成一定的心理距离,从而对物作美的审视,眼中之“物”已是浑融着艺术家美感体验的生命结晶。去物之“静”便得澄澈之心,从而赋予物以内在不息的生命之“动”和外任飘忽的神韵。此时,杨连升笔下的船、铁锚,已不再是现实中的“物”,而是飘渺于杨连升心中的“船”,是集美和哲理于一身的永恒的生命本体。当杨连升“以林泉之心临之”,物我亲密无间,融融相凝之时,船、铁锚便成为他再造的一个亲近、浑融、和顺

的物,物我已成为一对忘情的朋友。去我,则表现在对自我的分离和升华上。当自我徜徉自然之中时,因去我而与造化浑然一体,在静穆的观照中与自然的节奏韵律然契合,并获得最真切的生命存在。

杨连升塑造的古船,是将都市岁月留痕刻画在视觉之上,一艘古老的船只在大海之上,古船造型古朴,海水波光粼粼,没有马达轰鸣,也无乘客游人,更无人来掌舵,任它游弋、飘荡,一片素洁迷离,远离了都市繁华、喧嚣的纠缠。实际上是画家将身心寄寓能承载都市文化典型特征的艺术境界之中,追求清逸高雅的格趣,通过古船与大海这种图像形式,重获人们对城市的文明礼赞。

杨连升描绘的船,不着意钢筋、铁皮铸造的大型船舶,与之相反的一些古旧的甚至是木材建造的船只,变色相当古朴,称得上有历史的艺术品,即使是描绘铁锚、锁链,也是锈迹斑斑,剥蚀得体的无完肤。这当然是画家有意为之,以表达都市的历史感和带有典型特征的地域文化情绪。杨连升是以写实的风格、特写式的聚焦,借用

水彩、水粉某些表现方法,取得了不错效果。古船是大连人过去和现在出海的工具,将它与海联系在一起,真诚、亲切又可信,凸显出动人的魅力,在典雅蕴藉的写实风格里透出都市的内涵与深刻。

杨连升借助于古船与海为题材的描绘,托喻了自己的艺术态度与主张,他的语言与技巧在传统中很少见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摒弃传统笔墨,他是继承传统笔墨的表现方法,如墨的浓淡虚实,尤其强化了积墨,厚重而又有层次。同时,他也充分吸收了西方写实造型表现方法,真实形象地刻画出对象的特征。

每一个艺术家的审美经验都隐藏着理解文化的奥秘。在创造美的形象过程中,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意识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很多时候他们是为了本体精神的自足和实现而活着。同时,他们又对自己成长生活着的那片土地有着下意识地梦。而正是这个梦把他们与之一联结在一起。从杨连升的作品中能读出他对家乡故土的那份难以释怀的依恋之情。正是一种对自然、生活的热爱,一种深入的观察体验与感悟,使他独具慧眼,在平凡中发现美,并形成了率真率性的可贵品质,最终以海滨景物为题材,形成有独特追求、有地域特点、又有自身语言方式与符号表述的作品。

司空图说:“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审美主体像落花那样无声无息、温和淡雅,在自由的情境中尽情地吮吸客观的美,正如陶潜所言“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物我相融,“无言之美”溢于画外。在杨连升审美心理过程中,艺术虽与实际人生有距离,但与整个人生并无隔阂,短暂的心理距离只是为了贴近现实生活,更好地反映生活,它是对现实的超越和贴近的统



《安徽印象·黄山烟云》200×200厘米

一。现实人生的本体是他注意的中心,他从人的内在心理与外在社会的和谐出发,强调内心的道德修炼和自我省察。这种“虚怀若谷”是一种人格修养,它与静以观物的审美态度杂糅在一起,汇集于杨连升作品之中。

在以上所说的去物去我的心灵洗涤过程中,物我都获得了超越。瞬间的去除,几乎是与物静观默照同时进行的。并非所有的艺术家都能获得“去除”,只有潜心读书、深入生活、长期的精神修炼才有可能达到。从那无语的“船”,锈迹斑斑的铁锚中,我们既看到了杨连升与众不同的理想性和艺术特征,也看到了杨连升多年来勤于耕耘、坚忍不拔的身影,这又岂尝不是

他的人生哲学理想?以微妙之心去体悟大自然的深沉韵律,可得到最精深的生命隐微。司空图言“素处以默,妙机其微”,以心灵之“静”去体会对象的“微”,即在瞬间见永恒,细微处见万象,人生理想便是在“静”中追求“大音”,那个没有任何声响的宇宙之声,它是音乐,也是整个艺术的“大道”,一切人间的美都由此生发而来,倘若能把握这种“大音”,那么杨连升算是彻悟到家,探寻到美的本原。愿杨连升由此出发,澄怀味象,返归自我,以自由的心灵穿越自然,去寻找美的灵魂,去迎接艺术的飞跃。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美术学硕士)



《太行印象·王莽岭》146×360厘米